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七十七回 登日報眉仙盡人事 借風琴賽兒論聲音

卻說寶珠寫了一個招尋白告的條兒，遞給眉仙看，婉香也在旁邊，看他寫的是：「全弟倘在人世，當不望祖宗廬墓之鄉，盍歸乎來？黛白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是招魂辭，是什麼尋人的告白？」寶珠道：「這消如此，多講了倒不好。」眉仙想想道：「這樣也好。他自己本人見到，總會明白。他那時已十二歲，並不是好無知識的人了，家裡的事，他哪裡便曾忘記？只不過這條子告白，明知也沒得用處。既浣妹妹癡念著，教我來找，我登這個便也算依過他了，好好便這樣登去。」寶珠也覺好笑，就叫韻兒送出去，交給來喜寄去不提。過了幾天，填上工程告竣。寶珠等過去祭掃一番，又往李冠英署內住上兩天，和白素秋告辭了轉來，就料理起程回杭，只有白劍秋留在冠英署內。

那林冠如則已先一日起身回去，復過素文。等到寶珠、婉香、眉仙轉來，柳夫人已是望眼將穿。好在先一日已經知道，便把軟玉、蕊珠都接了來家。次日大早，便打發張壽等去接。直到下午，還不見來。柳夫人心裡焦急，又著高升家的帶了小廝看去。到天色傍晚，裡外都上燈了，才聽到外面人夫嘈雜。賞春早來報說：「寶珠等回來了。」柳夫人歡喜得恨不立時到了面前，剛問「怎麼還不進來？」游廊下一陣笑語聲兒，早見軟玉、蕊珠迎著婉香、眉仙和寶珠一同進來。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同在柳夫人身邊，便都站起相迎。

柳夫人瞥見婉香、眉仙都改了妝式，穿著一色的元色夾紗衫。裙都是本色鑲的蕙菜邊兒壓上一道白色皺襖的外國花條子。頭上的縷發捲做一個卷兒，越顯得明眸皓齒，別樣的風流。因道：「多早晚不見，竟變了蘇州樣兒回來了。這樣短小的衣服，穿著倒舒服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蘇州都這樣呢。我說也不好看。」美雲笑道：「怪道我前兒兒伶兒也這樣來。」婉香等請過了柳夫人的安便和諸姊妹問好。藕香、賽兒、愛儂等也都來了。你一句，我一句的爭問些蘇州風景，忙得他三個對答不了。

我做書的，只有一支筆，更來不及，只好從略。單說浣花聽說眉仙回來，自己的病本早好了。這會子便打起精神來，梳洗了，帶著團兒到秦府裡來。把個南正院熱鬧得和做喜事一般。柳夫人寂寞已久，這會子自然分外高興，因道：「往常也不覺得，自從寶兒他們去了，我這裡幾乎鬼也鑽得出來。今兒大家都來了，我這裡又好像是一片新開的戲館，到了什麼新角兒似的。你看連丫頭婆子們也在門簾兒外面擠滿了呢。」藕香笑道：「太太講的是呢。他們都來看兩位妹妹的衣樣兒。只怕兩三天裡頭，咱們府裡的衣服一下子都改了樣兒呢。」浣花笑道：「我的衣服也算短小的了，姊姊的更比我短小，穿著果然又靈便，又好看。回來我也改去。」寶珠道：「我看了兩位乾娘的衣裳，就覺得我和寶叔叔的衣服透變得怪討厭的。寶叔叔，我和你也都改了他們一樣，可不好嗎？」藕香笑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肯改，我立刻兒叫裁縫做去。」寶兒滿心高興，又說：「愛儂也陪我改了。」愛儂不肯，寶兒又裝起臉兒來，要和愛儂吵嘴。婉香笑道：「寶兒姐，你愛穿這個，我現成的有著呢，你試穿穿瞧。」眉仙道：「你的怕長，不如我的好。」因叫韻兒去拿幾件來，給寶兒檢。寶兒說：「要和你們一樣的。」一面便撈著婉香，叫替他卷縷發兒，也要梳起頭來。藕香趁此機會，極力說好，便和婉香兩個同到柳夫人房裡，給寶兒裝扮去了。

寶珠笑道：「蘇州的女學生，哪一個不梳大辮子，放了腳，扮得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？到是男孩子抵著縷發兒，修飾得和女孩兒一般，走起路來，也扭扭捏捏的踏細步兒。若教愛儂和寶兒兩口子同在蘇州，誰也認不清到底誰是男，誰是女？」說的愛儂紅了臉道：「這會子我可不是和寶叔叔一樣著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不瞧自己，怎麼男孩子也穿了耳朵？你這鞋尖%的，可不像個放了腳的女學生？」柳夫人道：「那男孩子穿耳的，也不止他一個。有些人家怕小時候抬不住，穿了耳朵，當做女孩兒，也多著。」愛儂道：「可不是。我太太在日，說命裡只派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有了我哥哥之後，又有了我，怕應了瞎子的話，才把我扮做女孩子的。」說著，藕香、婉香已把寶兒裝扮好了，將著手兒出來，大家看寶兒到底比往常好看得多了，都絕口贊他。寶兒卻看著自己的腳道：「偏是我這一點兒，比著婉乾娘，覺得怪難看的。」婉香道：「現在到腳小了被人笑話呢。」眉仙也道：「我去年在蘇州，他們就來邀我入『天足會』，那時節放足的人還少。如今素秋姊姊也放了，還怕穿著放足鞋兒腳尖的不好看。盡用些棉花兒塞他滿來呢。」說的大家笑了起來。寶珠怕大家不信，又背出許多上諭和天足會的章程。柳夫人見他說的認真，因道：「照你們，已經出了嫁的人，也落得寫意一點兒。只有姑娘家，知道將來對的親，講不講究這個上面。費了多少年的苦工夫，一刻兒放了，也不免可惜。」麗雲笑道：「若是太太准我們放，我便第一個。」茜雲笑道：「能夠這樣，我也省吃了多少痛楚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那總要你自己太太許你們才好。我哪裡做得這個主？不要說你們姑娘家，便是你幾位嫂子，也要你哥子們自己心裡愛那樣才好。若說是我的意思，可不要背地裡跟你哥哥們背地罵我老昏了呢。」說得大家一齊笑了。

其時丫頭們已上來擺起席面，柳夫人便扯了浣花、寶兒和婉香、眉仙、蕊珠、寶珠坐了一桌。藕香說因有事，便帶了愛儂要去，四雲也要東正院去。柳夫人道：「不是還有一桌兒嗎？你們不願意兩桌兒，好在我這圓桌兒是不拘人數的，咱們一塊兒也坐的下。」藕香回說，因是石時回家去了，秦珍在外面忙得很，裡面單只銀雁、翠鶯怕管不了帳。柳夫人便讓他自去了，寶珠因問：「石時怎麼常回家去？」柳夫人道：「他是新婚燕爾，也怪不得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幾時成了親？我到沒曉得，不道道喜去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你今兒才回來，怎麼派你曉得？今兒算來已半個月了。」婉香道：「怪道滿屋子人，少了一個二嫂子。」寶珠四面一看道：「正是呢，不是你說，我倒忘了。」美雲笑道：「你到這會子才覺得，還在滿桌子上尋呢。」

寶珠自覺好笑，一兀頭兒喝杯兒酒道：「魁弟弟可有信來沒有？」美雲不答。軟玉道：「便來一封信，說是進了東京的一個什麼學校，還帶些東洋本子的詩集來送你。另有一份什麼《太陽報》，裡面也有一門文苑，刊著些東洋人的詩，到也做得很好。他的信雖只來了一封，這份報到已寄來了三次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東洋人也學我們的詩，偏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這輩子人，到去學那似通不通的和文來騙人。」浣花正和眉仙講話，聽得這句，因笑道：「你自己不懂日文罷了，怎麼又講別人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最不愛聽那些『平等自由』的口頭禪，竟也有人用到詩裡去。什麼『力填平等路，血灌自由苗』做詩做到這樣，哪裡還有點兒生趣？」浣花道：「前兒我聽蘆仙說兩句倒很好。他說『桃花夕照紅平等，楊柳春春波綠自由』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是隨手拈來，成了妙語，並不是硬嵌的，所以還不覺得生硬。」眉仙道：「講這些新名詞，現在女學生講話，幾乎沒一句兒不嵌上一個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若教他當做詞牌兒集一封信或是當做藥名、鳥名編一個節詩兒倒好玩呢。」蕊珠笑道：「將來魁弟弟轉來時，少不得滿嘴爛熟了，我叫他編一個來孝敬太太。」

寶兒道：「這個你不要先替他談口兒，我曾見過學堂裡的什麼唱歌書。他那填的詞兒，派用平聲的也用仄聲，沒一句兒不拗口。」愛儂笑道：「你不會風琴，自然不會唱。」寶兒冷笑了一聲道：「你懂得什麼？他那駁來米法蘇拉既七個字，便是合四乙上尺工凡，乙凡便是變宮變徵只差半個音，低半個便是四工，高半個便是上六。所以曲子上用著乙凡的，最難唱。凡是這種字，便萬萬用不得去聲。」愛儂道：「你是一位曲子先生，我倒要請教。」寶兒笑道：「我講給你聽，倒省的你讀十年書。這種音樂上的工夫，咱們秦府裡沒有一個不精，不要說我一個兒胡謔。今兒行一個令，你打一個通關，你輸了吃酒，咱們輸了講一個節兒你聽。」愛儂連連說好，看寶珠坐在自己的右手，便先從寶珠打起，卻是寶珠輸了。寶珠笑道：「寶兒的話不哄你，那一隻《西樓記》的《樓會》，你不是會唱的麼？」愛儂點首，寶珠道：「單說『慢整衣冠步平康』的一段兒，你便明白了。平上入三聲，在曲子上面唱起來，都作平聲。你唱那『整』字，可不是唱做『之英』二字的切音。」愛儂辨了辨道：「是呢。」寶珠道：「可不當做平聲，以下的『幾斷腸』的『幾』字，『度短牆』的『短』字，都是如此。以外凡是曲子的『水』字，『淺』字等都是拿上聲作平聲的，從沒有一個誤做上聲。至於入聲作平聲呢，那《西廂記》上的『內字』，讀做『時乎』二字的切音，『玉』字『月』字都讀做『於』字的樣兒。那可以曉得。凡是入聲的，都作平聲。獨有去聲，是破口而出，高舉直揭，迥然的不同，所以詞曲家把個去聲看

得極重。有一定的用處，有不能不用的地方，也有萬用不得的地方。若把該用去聲的地方，用了上聲、入聲，那調子便提不起。不該用的地方用了，那腔子使調圓來了。」說的賽兒和柳夫人都擊節稱說講的透徹。獨有愛儂還要問道：「那麼，照這樣說來，填一句詞曲兒，字字都要去細細辨過。那如果打一部傳奇，可不就要打了一生一世，還怕打不及呢。」說的大家笑了。寶珠道：「凡是會得一點子絲竹，能讀幾句詩詞的，就不用逐字辨去。只要自己讀著順口兒，沒有拗口兒、捩嗓子、疊牙兒、搭舌兒的毛病就到了正好的地步。再細細咀嚼去，也不會得不協律的。」愛儂呆呆的聽著，寶珠兀自滔滔不斷，卻被柳夫人罵道：「這會子用什麼功？你們愛講，兩個兒慢慢地講去，可不要來打斷了我的酒興。婉兒，咱們大家乾一杯子。」正是：

莫倚高談驚四座，惱他多少向隅人。